

234
3
4

準
貴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德宣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卷 卷之五

論語鄭氏義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三章

集解無文在觀其志章凡四十二
章釋文言彼四十九章字誤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

集解。史記。此
事世家集解

案鄭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者周禮夏官司馬序官文彼經云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

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

有長起軍之法家出一人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

黨為州五州為鄉正與司馬序官文相表裏黨五百家家出一人得五百人故五

百人為旅是一黨所出州二千五百家出二千五百人故二千五百人為師是一

州所出鄉萬二千五百家出萬二千五百人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是一鄉所出

其有時遂亦出軍則鄰里鄴鄙縣遂與比閭族黨州鄉同也自卒以下少不足數

故言軍與師率以旅配文其或稱軍旅或稱師旅隨便而言無義例也云軍旅末

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者邢疏云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為本軍旅為末本未

立不可以教末事故今靈公但問軍陳故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



兵之事未之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萑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竝不答非輕甲兵也是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釋文糧音張

注糧糧也釋文

案鄭云糧糧也者釋言文集解作絕糧者彼用孔注糧蓋古論語字故說文無糧

鄭以糧之訓糧明載爾雅王制雜記多有其字必非俗造故從魯論作糧不改從

古也抱朴子外篇三十六安貧云忽絕糧之實福蓋不朽之虛名用鄭本也

又案絕糧之由鄭注已佚不可必知然據子畏於匡注云微服而去以匡為宋地與孔君此注宋遭匡人之難合疑鄭君注此亦與孔同集解孔注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與史記孔子世家所言絕異世家謂孔子去魯之後適衛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拘孔子後得去反乎衛有見南子事月餘有為次乘事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孔子適鄭遂至陳歲餘吳伐陳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去陳不得用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反乎衛於是

靈公問兵陳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後如陳明年遷于蔡明年自蔡如葉遷于蔡三歲楚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云云是史公以畏匡過宋分為兩事又以問陳在吳伐陳去陳之後而絕糧則又在問陳後五年所也攷史遷嘗從安國問故不應違失若此所以然者史公博採傳記不專一家之言故其書多自相抵牾難以盡信安國既孔子裔孫家有書傳此其所言必無謬誤尋孔之意蓋以見南子前別無匡拘孔子之事而問陳則不在至河反衛之後而在去衛適曹之先至絕糧由於陳亂其文已明若陳蔡之厄則但有兵圍而未嘗絕糧不得牽合在陳與陳蔡為一事也邢疏解孔注云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直是白晝囈語耳

注濫竊也釋文

案鄭云濫竊也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彼注云約窮也竊即盜之異名故謂濫為竊也說文引此字作媼云過差也彼古文字此魯論字媼訓過差亦取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之義義本相通無煩易字故鄭不改從古也但鄭義亦以汎濫過差即為竊盜非遠訓濫為竊集解何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亦是引申鄭義特汎言為非不若鄭之有據耳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御覽八十

注無為猶安也言舜相堯去四凶旋四門穆穆也
案鄭云云者左氏文十八年傳云晉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為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暉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罵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其所據也但彼尚有舉十六相事鄭不取以為說者十六相中如庭堅等輩本係堯所錄用特至舜始盡舉之耳且舜之相業見於尚書者有四罪咸服而無舉元愷之文史克所陳容有夸飾其當時在廷諸臣多屬賢聖特以四凶未去清亂是非故治道未極一朝除盡則善道得伸眾務畢舉而天下自理是為安然而治故鄭但以去四凶為說也知不指舜即位後者舜之致治全在相堯時故知指舜相堯不指即位也

集解何曰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義亦可通要不如鄭說之確用詩箋說也

注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集解。史記仲尼第。多。則。解。集。解。

案鄭云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者家為鄰五鄰為里者邢疏云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百家為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誤也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遂人職文也瑜謂萬字乃傳寫誤行非鄭誤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注史魚衛大夫名鮪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

御覽四百二十七。又。事。解。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衛大夫史鮪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義與鄭同鄭所遵用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稱吳公子札適衛說遠瑗史狗史鮪是史魚為衛大夫也經言邦有道無道鄭易言君者國之有道與否皆繫於君故也

子張書諸紳
案鄭注已依禮記
玉藻云紳制士三尺
注云紳帶之垂者也
其長也下引此經
為證則其注時亦
當於云其長而重
也者此釋名紳之義
紳字從申得聲釋文
云紳音申本亦作申
本原申之字其訓為重
帶之垂者由風而申
垂於下故以風而申
之集解孔曰紳大帶
又同之於我未宜宜
鄭之所從邪疏釋孔
而云鄭史鮪也其
為鄭注之神蓋亦知

案鄭注已佚... 吳義云今鄭論說鄭... 國之為俗有法... 男女聚會... 故云鄭聲注左傳... 頌手... 頌詩... 使... 鄭詩... 者十九... 也今按鄭詩... 者誤也... 言鄭有... 許義同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謚曰惠也御覽四百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柳下惠展禽也鄭所依用必云魯士師者既據微子篇文亦借以見不與立之實也但禽亦惠字非惠名邢疏云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閻若璩曰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獨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壘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方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注魯讀慧為惠今從古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釋文

案鄭云魯讀慧為惠今從古者說文惠从心婁聲又婁重文作轄云婁或从慧是婁本與慧通列子云逢氏有子少而惠韓詩外傳云主明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論衡佚文篇云國君聖而文人心惠而目多采廣雅云鄙固陋不惠三國志袁紹傳注引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公孫瓚傳注引典略曰瓚性辨惠顧氏家訓歸心云辨才智惠義並作慧是惠本與慧通故魯讀作惠其義亦同但字既作惠則與恩惠之惠易滋惑亂不如作慧為明故改從古也御覽三百九十九

文慧儼也張衡南都賦云儼才齊敏是慧本小有才知之稱故以小慧為小小之才知也

子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釋文為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略同

注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集解案鄭云云者以孫以出之句語意渾淪若不指言語解則仍是禮以行之之事故知謂言語也既以言語解孫以出之因以操行解義以為質使其文相配耳禮信二語承上自明無假更解故不言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注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集解

一切經音義十三

案鄭云餒餓也者說文餒飢也餓飢也展轉相訓是餒為餓也說文字作餒者从食委聲餒乃俗字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經注餒皆作餒是也云言人雖

念耕而不學故飢餓者邢疏云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餓是也云此勸人學者君子固窮貧而樂道故夫子疏水回也屢空富貴等之浮雲術業躋於殆庶悠悠利祿豈復縈懷此獨於一飢一飽之間較量得失故知淺言所設特由誘掖顯蒙比其服習漸深必能領悟不假辭說自見遺榮矣邢疏謂耕也未必皆餒學也未必皆得祿大判而言故云耳此亦足以扶成鄭義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注古皆無此章釋文

案鄭云古皆無此章者古文一而已注有孔氏訓解馬氏訓說之異故言皆也古皆無此章則有此章者魯論也不從古去之者弟子記言不專一手既多有重出此章不應獨見刪除故仍存之兼以明古魯之異也集解於君子不可小知章下無此章則從古削之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注甚於水火於仁最甚也御覽四百十九

案鄭云云者集解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其義同耳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注相扶工也

釋文○儀禮鄉飲酒禮疏

案鄭云相扶工也者儀禮鄉飲酒禮相者二人注相扶工也又云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是也又工不辭洗注工太師也疏云論語云師冕見孔子為之相鄭云相扶工是工為樂人之總稱也則鄭解師冕亦與孔樂人盲者之說同但彼疏云孔子為之相直似鄉飲方行親為之相者攷史記弟子列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比能問業孔子已適杖鄉無容更有扶工之事出問連文明是既出即問又非追論可知然師冕之來必自有相故子張以歷告為疑夫子答意以扶工應爾與言亦復宜然故必解相為扶工而後其義始明非以孔子真扶冕也集解孔曰相導也導之為義人我均可不專屬於扶工之人故鄭不用鄉飲酒禮明云右手相相之為扶較然明白必兼言工者併下師字解之且扶非相之常訓故必言扶工也釋文但云扶也無工字乃傳寫脫去余

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且在封域之中矣

案集解封作邦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顯史為附庸在其域中釋文邦或作封惠棟曰邦域之中漢書王莽傳云封域之中依孔注邦當作封古字邦封同或云封當

作邦漢諱邦改為封非也尚書序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作封域也盧文弨曰案邢疏云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顧史為附庸在其域中也又云顧史為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則邢作疏時本作在封域之中不知何時依釋文正字改瑜謂此雖論集解字鄭本亦應然

而謀動干戈於封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顧史而在蕭牆之內也

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

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集解○御覽百八十五
通鑑漢永壽三年注

案鄭云云者蕭以肅得聲牆與屏皆所以為蔽故如此解之此與覆思同意皆古人慎重之旨也大夫臣士具有君臣之義故言君臣也爾雅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郭璞云小牆當門中是屏皆以牆為之但據禮緯含文嘉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大夫不得以牆為屏今云然者以簾當牆故以名之非實是牆或時大夫僭禮亦用牆為屏故指言之也攷內外傳季氏禍起蕭牆更無他事惟有陽虎囚桓子耳故取以為證也但攷桓子被囚事在定公五年是年平子始卒夫子此言必發於五年以前則由求之仕季氏自平子世已然矣據史記弟子列傳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以襄公二十二年生下至定公四年年四十六則冉有年纔十七耳無容便仕而鄭云然者史遷書多自抵牾其所載年歲或有舛誤不足盡信也

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注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

賈公彥序周禮廢典○詩黍離疏○節南山疏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與鄭說同鄭所遵用但其文殘缺不具耳知義然者邢疏云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嬰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為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

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是也云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者公羊隱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宮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柰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是自作禮樂也公羊隱二年傳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又隱四年傳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亦云諸侯相伐取也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是專行征伐也邢疏云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

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也是也云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者邢疏云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稠立是為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三十二年卒于乾侯是也鄭依孔義亦當僭言禮樂及始隱公至昭公十世之等今但有專征伐之語知殘闕矣鄭云亦謂幽王之世也者詩小雅節南山云國既卒斬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序以為刺幽王孔疏云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

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為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為始也據此則嫌指幽王以前故言亦謂幽王之後也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說已具上詩黍風黍離箋云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孔疏通之云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本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為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是其義也云諸侯始專征伐者說亦見上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案鄭注今佚集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推下章鄭君注義知此當與孔不異也說詳下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注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集解案鄭云云者邢疏云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

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襄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瑜案子赤即惡也不言視者惡太子當立者也襄仲公子遂也云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昭三十二年傳公薨于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皆以宣公失政歷成襄至昭公為四世今云五世故知定公時言此蓋以定公為五世也必知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者以上章云自大出五世希不失矣季氏得政始自文子有樂祁史墨之言可證歷武悼平至桓子適五世而失政桓子為陽虎所因事在定公五年是年平子始卒今云四世則當去桓子數之而此又須以定公足五世之數是此言發於定公即位以後平子未卒以前故知係定公之初也樂祁所云政在季氏三世者杜

君往者一

止

歸館也

臣佐切一陽侯

君往者二

穴

鞠室也

言其室也

君往者三

四

厥室也

天厥切

君往者四

六

下

下

古往者

何報也

下

下

下

下

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襄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瑜棠子赤即惡也不言視者惡太子當立者也襄仲公子遂也云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者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昭三十二年傳公薨于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皆以宣公失政歷成襄至昭公為四世今云五世故知定公時言此蓋以定公為五世也必知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者以上章云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季氏得政始自文子有樂祁史墨之言可證歷武悼平至桓子適五世而失政桓子為陽虎所囚事在定公五年是年平子始卒今云四世則當去桓子數之而此又須以定公足五世之數是此言發於定公即位以後平子未卒以前故知係定公之初也樂祁所云政在季氏三世者杜注謂文子武子平子不數悼子者杜以悼子先武子卒昭七年武子卒平子即代立故不數亦據史墨語當從文子始而其時則平子為政適三世也此數悼子者謂悼子卒當在武子前是特杜氏一家之說並無明文而左氏昭十二年傳明云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則悼子似嘗為卿故悼子卒而昭子乃受再命又昭七年十一月季武子卒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始見于傳竊意武子既卒悼子當受命為卿或居喪未及受命而卒因轉以卿命授叔孫昭子故其卒不書於經未為卿也樂祁等亦以是故不數悼子而實則季氏有此一世無容闕而不數且上章論大夫五世失政五世指大夫不謂諸侯此章以五世四世較量者意蓋以失政有漸先以衰微時諸侯已及五世而大夫亦已四世將及五世衰微已見行至失政也若除悼子不數則必下取桓子以充四世之數而四世已遂失政將五世失政之說聖言為不驗矣故知必數悼子也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案鄭注已佚集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鄭君義當亦然說詳上此皆季孫氏也文子名行父季友孫武子名宿文子子悼子名紇武子少子平子名意如悼子子見左傳及春秋譜下云三桓此獨言季氏者政在季氏故也又叔孫氏當宣公初者為莊叔得臣傳宣伯僑如穆子豹昭子婣文子不敢當定公初已五世孟孫氏則獻子蔑莊子速孝伯羯僖子纘懿子何忌亦五世故知四世為季氏也下兼

言三桓者孟孫叔孫亦各專擅而皆已及五世唯有季氏尚未及數而禍難已兆
失政可期叔孫氏之公若藐孟孫氏之公若懿皆用事於私室與季氏之陽虎等
故云然也若孔解三桓之微為哀公時鄭意恐未必爾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釋文便辟惡反下同
案注云辨也下當加字

[注]便辟巧譬喻也善柔誇毗也便佞辨以為佞也便辨也

御覽四百六
集解

案鄭云云後漢公羊宣四年注引此章疏云便辟謂巧為譬喻案今世間有一論語

音便辟為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蓋古字少多假借故以辟為譬字

徐所謂一論語者不知誰本也集解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則讀辟

為避鄭不從者巧辟所忌以求容媚則是便佞中事故易其說也

惠棟言馬與皆讀辟為
譬謂巧為譬喻以求容

是善柔中事故不取也

御覽雖引鄭而
字作僻誤今正

云善柔夸毗也者詩大雅板云無為夸毗釋訓

云蓬蔦口柔也威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解體柔為屈己卑身求得於人也

郭璞曰屈己卑身以柔順人也夸毗為體柔故以善柔為夸毗不言口柔面柔者

體柔足以包之故徐疏申鄭義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也集解馬曰面柔

也失於一偏故鄭不用也云便佞便辨也辨以為佞也者古便辨字通公羊定四

年注引此作便佞釋文本作辨佞云本亦作便佞謂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佞毛傳

平平辨治蓋古文辨作采平作采形近致亂以求為平其實本作采采是辨本字

故韓詩作便佞書平章亦本為采章伏生大傳作辨章史記作便章是便辨本同

故云便辨也說文引作友諛佞云諛巧言也彼古文字作諛此魯論字作便鄭不

改從古者以便本同辨與巧言之訓台無勞改字故也集解引辨以為佞也句作

謂佞而辨案徐疏約鄭義云辨佞辨為媚矣與御覽所引鄭注協知何臆改不足

據故從御覽若何義則佞疑於口才之佞而佞媚之義不明又必倒便佞為佞便

而後於句始協耳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

樂宴樂損矣

案鄭注佚而公羊猶疏多主鄭義其莊十二年注引此章疏云樂皆是發心之

樂唯有禮下一樂是禮樂之樂耳言樂節禮樂者言樂得禮樂之節言樂道人之

善者謂口道之道言樂佚遊者樂欲遊從言樂宴樂者樂欲安樂而好內矣此亦

鄭義也集解孔曰樂宴沈荒淫瀆與鄭同王曰佚遊出入不節何曰節禮樂動得

禮樂之節皆小變而失其義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注魯讀躁為傲今從古躁謂不安靜也

釋文○集解○一切經音義三〇十八

案鄭云魯讀躁為傲者從古者荀子勸學篇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鹽鐵論孝養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彼皆用魯論也陳鱣曰魯讀躁為傲者未與言及而先自言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也云躁謂不安靜也者易繫辭下躁人之辭多集解引侯果曰躁人煩急故辭多是躁為不安靜也但許氏傳孔氏古文無躁字者錢坫曰依字當作躁俗字是也

畏大人

注大人天子諸侯為政教者

儀禮士相見禮疏

案鄭云云者君子有德之人物望所歸必有祿位此大人為其所畏故知是天子諸侯為政教者也儀禮士相見禮與大人言事君注大人卿大夫也者疏云言事君是卿大夫可知下文凡與大人言是臣視君之法則大人據君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鄭解為諸侯以上天下為家據天子易君子豹變據諸侯則大夫虎變是天子鄭皆望文生義是也集解何曰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則與下聖人之言混而為一其說非也

狎大人

注狎慣忽也言慣見而忽之

論語大高謨疏○秦晉疏

案鄭云云者說文狎犬可習也是狎有習義左氏襄六年傳少相狎杜注狎親習也慣義與習同由慣而忽義出引伸以此狎字之意兼含褻瀆訓慣不足以盡之故云然也邢疏狎謂慣忽亦本鄭義集解何曰直而不肆故狎之案何訓上大人為聖人則此亦為聖人矣夫狎必親見而聖人間出安所恒得聖人而狎之斯亦見其說之自相繆戾不待攻而破也

見得思義

案鄭注已佚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注引此全章徐疏云得謂利樂也蓋鄭義

論語鄭氏義卷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四章

漢石經云二十六章蓋分子曰唯上知及子謂伯魚曰以下各為一章不知鄭君之意何如今姑從釋文分章

陽貨第十七

饋孔子豚

注魯讀為歸今從古

釋文



鄭案云云者古歸饋二字通說見前先進篇集解字作歸是魯論也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呂遺訓饋是古論作饋也但歸饋雖通饋乃饋遺之正字若歸則訓入訓還杜預解左傳為不反之辭是也故鄭從古也鄭本字既從古則義亦當同孔孔知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者孟子言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矚孔子之亡而饋孔子蒸豚是欲使往謝也然攷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注云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又云敵者不在拜於其室注云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也據此而言則陽貨陪臣正欲呂敵者之禮致孔子耳孟子言大夫與禮不合故孔但取其矚亡之義不引其大夫之文何晏用古論注而字仍從魯論作歸未審何意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注據時東周則謂成周詩秦疏

案鄭云云者左傳序引此經疏云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

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東

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注論語者其義多然唯鄭元獨異以東

周為成周據此則鄭君以前皆無此解鄭知然者泰離疏云以敬王去王城

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

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

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化頑

民故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是其義也集解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舍

鄭而取舊說已為無識且襲其說而匿其名攘為己有益陋甚矣

恭則不侮

注不侮人無侮慢之言御覽四

案集解孔曰不見侮慢義亦略與鄭同鄭知不侮為人無侮慢之言者曰侮

慢之事於言為多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注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莫往仕而得祿文選登樓賦注

案鄭云云者論衡問孔篇云孔子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

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此張侯說鄭依用之耳往仕對繫言得祿對不食言

也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

之物繫滯一處其義合繫與不食為一迂曲難通必如所云則經文當作焉

能不食而繫矣何說非也

可以觀

注觀風俗之盛衰集解

案鄭云云者王制云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故知此亦觀風俗之盛衰也

可以怨

注怨謂刺上政詩擊鼓疏

案集解孔曰怨刺上政鄭所遵用知義然者擊鼓疏云怨與刺皆自下怨上

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是也然散文則通對文則

別故詩譜又云刺怨相尋也

以上數語皆疏鄭義之詞宋翔鳳並引作注非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注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

治民集解○御覽五百六十四樂解

案鄭云云者孝經廣要道章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知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

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注言樂不但崇此鍾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御覽五百六十四樂解

案集解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鍾鼓而已義與鄭同鄭所遵用固不解云字又倒置移風易俗於上不如鄭說之完密再知所貴為貴其移風

易俗者孝經廣要道章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也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注無所不至者言其諂佞邪媚無所不為也集解○後漢書李法傳注

案鄭云云者以其患失故知然也邢疏云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是也

古之矜也廉

注魯讀廉為貶今從古釋文

案鄭云云者集解馬曰有廉隅是古論作廉也魯讀為貶者二字聲相近又釋名廉自檢斂也貶為貶損義亦略同但廉字義長故改從古也字既從古則義當同馬為有廉隅矣馬云然者儒行云砥礪廉隅是也

子曰予欲無言

注疾時利口多言無賢也御覽三百九十九事類

案鄭云云者承上章而知之也此義為允集解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乃老莊之旨非儒者之趣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注魯讀天為夫今從古釋文

案天夫形似故古魯異讀鄭呂言四時行百物生則作天為長故改從古也尋夫子此答非其本義特不欲顯斥故託為此辭耳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注將命傳辭者文選思舊賦注

案鄭云云者將訓請又訓送故將命為傳辭者也鄭義今不盡傳攷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必鄭義蓋古無無紹介

而相見者故禮云某也願見無由達注云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又云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某子今所因緣者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是也雜記所云哀公使學士喪禮者當在此後矣韓詩外傳子路曰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弗行也此亦必須紹介之證集解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初不言不欲見之義非也

新穀既升

案鄭注今佚攷喪服疏云新穀既成升亦訓為升則鄭此注當云升成也成者對沒而言邢疏亦云新穀既成與鄭義合

惡果敢而窒者

[注]魯讀窒為室今從古文釋

案鄭云云者集解馬曰窒窒塞也是古論作室也魯讀為室者古室室二字通漢韓勅碑云唐城庫室義作牆域庫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空中同集解徐廣曰空一作室索隱曰室中姓見風俗通水經河水注漢高帝八年封室中同於清廣本元經徐廣及音室及徐廣集解注室字也韻引漢書藝文志室中周著書十八篇蓋呂

形聲俱近故也但室當訓實與室義稍殊故鄭改從古也鄭既從古義當同馬馬知室為室塞者詩幽風穹窒窒亦訓為塞也集韻室訓實乃因與室通而然

惡絞以為知者

案鄭注今佚作絞者據釋文集解作微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是古論作微鄭作絞齊魯論字也二字聲相近鄭呂作絞自通且與下不孫及許皆惡加於人為類故不作微也絞者秦伯篇馬注云絞絞刺也是也中論覈辨篇云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為辨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與鄭本合鹽鐵論訟賢篇云狡而以為知許而以為直不遜以為勇亦本此經義當作絞呂形近誤為狡耳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許為掉聲此亦絞許連文蓋齊魯方言也鄭君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疑此絞字為齊論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注]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集案鄭云云者呂為人所惡必無善行四十尚爾後則可知故知其終為終無善行邢疏云必不能追改故也是其義也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釋文云十四章未審必有誤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注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見奴或

見殺御覽九四
百十九人

案集解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

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義與鄭同其自微箕比下

至諸父之文鄭亦當有今無者殘闕耳鄭注微子云微與箕俱在圻內又王

制注云殷爵三爵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孔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

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

君故云子是鄭亦比為微箕二國名子爵也知在圻內者說已見上今潞安

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古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

所封地紂都朝歌在衛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六七百里比王圻

千里之法言之四面宜各方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西北羸東南縮

不能截然正方折而算之得在圻內矣詩大明疏引鄭書序注云微子啟紂

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是鄭亦比為微

子紂之庶兄也但馬不言同母史記殷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

不得立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是為帝辛天下為之紂此馬說所本鄭知

同母者呂覽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

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

之子故立紂為後此據邢疏所引
與今本稍不同說在史公前似較可信故鄭從之也尚微子疏

及左傳僖十五年疏引鄭尚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不言比干攷孟子言

以紂為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比干為紂諸父甚明則鄭亦必比為箕子比

干紂之諸父也王肅好違鄭義比微為圻外注尚書謂微子入為王卿士所

見殊陋而亦比箕子為紂諸父其所造家語云比干於紂親則諸父蓋古訓

相傳莫之能易服虔杜預比箕子為紂庶兄者特因微子牽涉而誤耳書傳

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言名胥餘見微子疏然亦未知出何書也

云此三人皆紂同姓大臣者微子為紂庶兄箕子比干為紂諸父此三人皆

同姓明矣微子云父師少師鄭注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

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攷漢書五行志劉歆已言箕子在父師位蓋此

義相傳為然故偽孔傳亦云微子為紂卿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

比干若然此三人皆大臣又明矣云微子見紂惡而去之者邢疏云尚書微

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是也云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見奴或見殺者不忍去

亦據微子篇知之又殷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是或見奴或見殺也必言不忍去爲下論三仁起本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注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詩柏舟疏

案鄭云云者呂不忍去是仁去則似乎不仁而並呂三仁稱故辨之知義然者微子篇父師若曰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是勸微子去之也箕子不忍去而勸微子去是有去之理也同姓有去之理知非他故故云君臣義合道終不行也此本異姓之理同姓亦然故言雖也集解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故其義迂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

柳注

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士師獄官名黜貶退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御覽四百

二十七。孟子公孫丑疏

案集解孔曰士師典獄之官與鄭略同鄭所遵用周禮刑官之屬士師下大夫四人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是士師爲獄官名也據周禮及論語知天子諸侯同有士師官疑員數當減於四人耳孟子公孫丑疏引孔注云云鄭元亦云獄即指地云黜貶退也者說文云黜貶下也又虞夏書堯典云黜陟幽明陟爲升進黜爲降退是黜爲貶退也

鄭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者說已見前云士師獄官名者

齊人饋女樂

案集解饋作歸此作饋者據釋文由陽貨篇例推之蓋亦魯論作歸鄭改從

魯作饋不言者從上可知也何從魯論非是

何休雖傳魯論其注公羊定十四年經亦云饋女樂作饋是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注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釋文

案鄭云云者集解孔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之深也又史記世家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是古論如此也魯讀期

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者蓋訓期為時訓已為止而殆與矣為韻義亦可通然如魯論則語急而聲促與楚人歌體不符如古論則聲韻繚長宛然騷些之纏繚往復故鄭從古不從魯也鄭字既從義亦當與孔同

孔子下

注下堂出門也

文釋

案集解包曰下下車鄭不然者包意呂接輿非名其稱接輿者特荷蕢之比緣其接輿而歌故也既云接輿則是車歌而過孔子則孔子自在車上故知此下為下車也然而純呂意測難可憑信故鄭不從也知為下堂出門者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據此則過孔子為過孔子之門故此下為下堂出門也若然則鄭呂狂接輿為名不與荷蕢一例嵇康高士傳云狂接輿後更姓陸通皇甫謐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是也邢疏亦云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但呂詮包說則非耳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注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

集解。史記世家集解。文選藉田賦注。北使洛詩注。頭陀寺

碑注。聖賢經音義。二

案鄭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者呂下文知之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者此攷工記匠人文彼注云古人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疏云耜謂耒頭金廣五寸耒面謂之庇庇亦當廣五寸云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耦此兩人耕為耦共一尺又云此二人雖共發一尺之地未必並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是也云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是也水經注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

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案集解悠悠作滔滔孔曰滔滔周流之貌此作悠悠者據釋文然攷史記世家作悠悠裴駙集解引孔安國曰悠悠周流之貌也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孔注亦然則孔本自作悠悠鄭君從古論耳集解作滔滔者蓋魯論字何晏妄改魯古論孔注字呂就之也滔滔聲相近故魯論作滔滔而不如悠悠義為長故鄭改作悠悠也漢書敘傳又作滔滔文選養生論云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注當引悠悠今作滔滔蓋亦後人妄改

耨而不輟

[注]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集解。詩大田疏。史記世家集解。文選西都賦注。魏都賦注。東京賦注。五等論注。

案鄭云耨覆種也者說文云耨摩田器也耨即耨字本訓摩田器引伸為覆種也云輟止也者說文云輟捕鳥覆車也重文輟云輟或从車是輟本止鳥之物故訓為止也云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呂經但云耨而不輟知其不以津告也

五穀不分釋文不分鄭扶問反

[注]分猶理釋文

案集解包曰不分殖五穀鄭不然者呂分訓分殖僅就一偏而言故改訓為理也分得為理者釋文云包如字鄭扶問反此後人區別耳古人不然也分本呂別為義事經分別則治理即治也義中出引申故云猶理

子路曰不仕無義

[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集解

案鄭云云者上云使子路往見之至則行矣是丈人出行不在子路究與誰言故知所語者為二子也鄭君彌縫經傳於此等處最為詳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侏張柳下惠少連

案集解侏作朱色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釋文云朱張竝如字眾家亦為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今據之但鄭不作音此後人音鄭本耳又攷鄭注作者七人七當為十數伯夷叔齊虞仲及柳下惠少連而不數夷逸侏張是鄭呂夷逸侏張竝不為人姓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下引大伯章及下謂虞仲夷逸云云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隱逸也此必鄭義據史記仲雍為吳仲雍虞仲乃其曾孫因武王封之於虞而稱虞仲不應仲雍豫得稱虞而此經及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皆呂仲雍為虞仲者古吳虞二字通詩不吳不教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驚又不吳不揚衛尉衡方碑引作不虞不揚公羊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釋名吳虞也史記趙世家吳廣納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後漢郡國志大陽有吳山上有虞城石鼓文有吳人注云虞人也又水經注吳山在沂縣西古之沂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是虞即吳也吳越春秋

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是仲雍亦稱吳仲也古今人表作吳中仲古同用此虞仲即吳仲矣鄭既曰夷逸上屬虞仲即曰侏張下屬惠連侏張即壽張書無逸曰民無或胥壽張為幻傳云壽張誑也一作侑爾雅郭本云侑張誑也詩防有鵲巢曰誰侑予美箋云誰侑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一作軒釋文尚書音義云壽馬本作軒後漢皇后紀孝仁董皇后嘗何皇后曰汝今軒張怙汝兄耶文選答盧諶詩序云自頃軒張困於逆亂是也一作侏文選注云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軒與侏古字通是侏張即壽張也侏張之義釋訓曰為誑也者孫炎注云眩惑誑欺人也李善注文選訓為驚懼章懷注范書訓為強梁各就其文引申為說此經侏張亦當於玩世不恭之中兼寓偃蹇不遇之意方合耳必知夷逸侏張不為人名此二名者於經傳初無所見荀子之子弓即弟子仲弓乃荀氏所尊不容牽合侏張為一旦下文不論侏張之行知不為人名也但逸民與侏張皆先標其目後數其人獨虞仲先人後目論中又獨挈夷逸二字與前後皆不類知然者曰其無可無不可故特異之說詳下文集解侏侏朱者侏與朱古字通書大傳侏侏羅白虎通作朱羅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注]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集解。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案鄭云云者直己之心解不降其志不入庸君之朝解不辱其身由志不降故身不辱故云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

發中權

[注]發動貌釋文。

案集解發作廢馬曰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是古論作廢也鄭不然者曰此句當與身中清對作廢訓棄與身不對故從齊魯論作發也古廢發二字通昏禮發齊史記禮書作廢齊又召南壹發五紕徐音廢是廢得為廢也發之為動常訓耳發曰動言則身曰靜言二者相對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注]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後漢書黃瓊傳注。

案集解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此釋無可無不可句何意蓋曰我字為孔子自言故取馬說然如何說曰逸民為七人之總目七人皆退處而無進仕則必進之義本不可通故鄭在所不用鄭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不及虞仲蓋曰我字即指虞仲言也夷齊為其清惠連為其屈皆

有可有不可虞仲不然故云無可無不可無可即其所曰異故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風俗通義十反論姜桓楚著出處優劣云孔子嘉虞仲夷逸詳其意亦周鄭義也

大師摯適齊

案集解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鄭注今使然古今人表注云自

師摯以下八人鄭元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與孔異知然者孔特據師摯之名

與泰伯篇同疑為一人故云魯哀公時不知禮古今同名者眾精樂者皆名

辨摯猶之善射者皆名羿也禮樂之衰不自哀公時始突然散去殊為無因

致禮樂自諸侯出實當平王故鄭斷其為周平王時人也蓋是時魯君始僭

禮樂八人目不忍見故去之耳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注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

案集解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與鄭略同

鄭所依用知義然者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據周禮膳夫疏知此為諸侯禮也

白虎通禮樂篇云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

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

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少陰之始

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食尊卑之差也則諸侯無四飯此得有

四飯者白虎通班固所作攷班書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

用變亂正聲曰說婦人樂官師替抱其器而再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蓋曰此章

為殷人故彼所言乃殷禮也

食云一日之中三時食則大夫三飯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注謂朝食王燕食則奉

膳贊祭注謂日中與夕食則天子亦三飯諸侯居中亦三飯可知得有四飯者凌

國子云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謂告飯也案儀

禮注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大夫十一飯士九或天子一食即告飽侑之乃更

食凡三侑而盡十五飯諸侯再食告飽三侑而盡十三飯也其一侑為亞飯再侑

為三飯三侑為四飯耳士亦三侑大夫再侑避君是也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注大故謂惡逆之事

案鄭云然者集解孔注與此同鄭所依用之也漢書東平思王宇傳引此經文注

云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且備行而即棄之耳東方朔傳舉大德故小過

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注引此經下二句云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俱以無求備句承不棄言集解引孔注在無求備句下蓋亦與漢書同不以無求備句別為一項而邢疏乃云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失其義矣坊說引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英遠及爾同死注云此詩故親合疎者言人之交當取采芣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今氏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尤其明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注士世一也八士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

御覽五百十四通鑑紀事本末

齊疏曰皇矣疏曰釋文曰集解曰

案鄭云士世一也者

集解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

鄭意蓋與包同故明世士之同也包知四乳生八子者春秋繁露云四產得八男

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白虎通壽命篇云質家親親積於仲文家尊尊

積於叔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不積於叔何蓋以兩

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是相傳如此也鄭義當不異包今注無之

者殘闕文不具耳云八士周公相成王時所生者詩大雅思齊疏云晉語云文王

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度于閔夫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

訪于辛尹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

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是也

瑜案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則班固亦以為文王時

鄭不然者蓋以四乳八子皆為雄俊非常之瑞文王雖聖未致太平或難得此周

公相成王致太平獻雉歸禾眾美畢集乃宜有此應耳且八虞之為八士本屬意

說未有明徵說者多據逸周書武寤篇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和寤篇

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以八士為尹氏或又據克殷篇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

之粟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三巫及書之南宮括與此適同三名以八士為

南宮氏不知邈書晚出真偽相參不可盡信如以此八士為南宮則同時又有尹

氏之八士不應八士如此之多若以此八士為尹氏則同時有南宮兄弟不應八

人而三同其名兩說皆不足據蓋逸周書之尹氏八士乃即晉語之八虞而與此

之八士無涉也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者意謂人瑞之昭于

古無兩惟周家積累深厚乃致斯符但注已殘闕故文不具耳釋文言劉向馬融

皆以為宣王時夫文王尚且難致况於宣王乎其說謬矣後以周自大王以下十六字為必世而後仁注於彼文無所當譯也

論語鄭氏義卷十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注]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後漢書蔡邕傳注十四

案鄭云云者呂經言小道知之也但諸子之書當時未出呂今證古故云如今諸子書也集解何曰小道謂異端邢疏釋攻乎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義亦本鄭此注然於異端則云斯害於小道但云恐泥二者不同何氏混而一之非也後漢書范升傳注異端謂奇技也疑出鄭義

致遠恐泥

[注]泥謂滯陷不通

後漢蔡邕傳注御覽七十四

案集解包曰泥難不通義亦略與鄭同但泥為泥難義不甚了故改訓為滯陷也不通者申言其滯陷之弊

聽其言也厲

[注]厲嚴正也

集解文選九錫文注



案鄭云云者邢疏曰為無佞邪是也

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注〕厲讀為賴特賴也

文釋

案鄭云厲讀為賴者古厲賴二字通春秋左傳昭四年遂滅賴公穀竝作厲公羊釋文云厲又音賴又僖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漢書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蓋二字聲近相通故詩思齊烈假不瑕鄭作厲假厲亦讀賴是也云恃賴也者此釋賴字之義言若未嘗施信於民而便勞役之則民曰為君子恃賴乎己其事非己不能為有慢上之心也集解王曰厲猶病也義亦可通然甫勞其民未應遽至於怨鄭義為長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

〔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勉難進也

集解。初學記十九卷。鄭。御覽三百七十九。御覽三百八十九。九卷。鄭。

案鄭云言子張容儀盛者孟子書有琴張趙岐曰為子張善鼓琴故稱琴張故知張為子張也〔說文〕云闔闔盛貌蓋古論正字作闔魯論假借用堂故知堂堂為容儀盛也云而於仁道薄勉難進也者此釋所曰難與竝為仁之義夫子之牆數仞

案集解包曰七尺曰仞鄭注今佚然攷工記義亦同包說則此注必與包同

也攷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鄭不然者許曰攷工記匠人有以遂溝洫之制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鄭曰以遂溝洫廣深等者竝不異文獨澮度廣曰尋度深曰仞則仞與尋宜不同故從包說曰為七尺也

堯曰第二十章 凡三章

天之厯數在爾躬

〔注〕厯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

論語疏。書。大高。漢疏。

案鄭云云者曰論語比考識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厯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禮舜是鄭所據也厯數者帝王相繼三正迭建變易耳目正厯為先故帝運所終謂之厯數集

案鄭注已佚其辭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或孫禮引注云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幾孔子者注云案世本桓公生得叔牙牙生觀伯孫孫生莊叔得且得且生穆叔約約生昭子塔塔生成子不敬敬生叔武州仇是也

解麻數謂列次也既非其義又不解在爾躬之義進退皆失據矣躬訓身本釋詁文

舜亦以命禹

案集解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與下各一事鄭則連下為一事蓋孔曰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鄭君與孔異說詳下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注帝謂太微皇五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為上帝分主五方為五帝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詩閔宮疏。禮記鄭特牲疏。孝經聖治章疏

○書湯誥疏

案集解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

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鄭不然者呂史記世本並言湯名天乙不言名履雖白虎通壽命篇言履為湯名要在孔後初

不見於其他經傳墨子兼愛下篇云且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

上下有罪不敢赦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則此特禱旱之詞非伐桀告天之語且名湯說不為湯誓雖國語內

史過引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一人為湯誓語而字句不同未容牽合為一蓋成湯禱旱即用命禹之詞而潤色之耳故知孔說不可從

也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者在天為上帝分主五方為五帝者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五帝尊神故呂美言之而謂之為君也穀梁僖三十一年

疏引春秋緯元命苞云紫微為大帝太微為天庭五帝合明又文耀鉤云蒼帝春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夏受制其名赤熛怒黃帝受制王四季其名含

樞紐白帝秋受制其名白招矩黑帝冬受制其名汁光紀周禮大宗伯疏引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是太微五帝也此總告五方之帝故言並謂

也五帝即天皇帝乃北極耀魄寶其神在紫微宮緯云大帝此云上帝再實一也閔宮皇皇后帝箋云謂天也孔疏云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

謂周所感生蒼帝也此則舜為天子得祭五帝故注指言太微五帝也知是五帝非上帝者閔宮疏云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攷史記五帝

本紀集解引鄭堯典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隱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

但注辰羅羅寶亦得專稱上帝亦得總稱皇天上帝

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是受終之時告祭五帝也又堯典受終于文祖其下云肆類于上帝知告祭五帝于文祖與禮祭上帝于圜丘非一事也下注云為舜命禹事則此之告祭為禹受終孔疏引舜受終者舜典亡佚即堯典所言舜事推之知亦當然也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者書湯誥疏云鄭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於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不言其餘然靈威仰為赤帝用騂呂類推之餘四帝亦各用其方之色牲此雖周禮推諸虞夏當不異也但總告五方之帝則莫能專主某色故不得已而用皇天大帝之牲即謂玄牡也鄭說周禮呂皇天大帝牲用蒼此呂為牲用玄者蒼玄皆天色爾雅穹蒼蒼天也是天色蒼故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鄭亦呂圜丘牲用騂蒼也文言天玄而地黄是天色玄故鄭又呂此玄牡為天皇大帝之牲也或蒼或玄不定者蒼玄色相近故也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注]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論語疏。書湯誓疏。

案鄭云簡閱在天心者以簡為閱以帝為天也左傳桓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鄭呂五帝與皇天大帝為六天此雖呂天訓帝仍呂帝為五帝也云言天簡閱其善惡也者簡閱兼善惡言惡指有罪不敢赦集解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與鄭同善指帝臣不蔽集解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與鄭異攷國語皇天嘉禹昨以天韋昭引帝臣二語為注蓋亦呂鄭說當從也若如何訓則但云有罪不敢赦足矣何必又言帝臣不蔽乎皇子述湯說言有罪善不敢蔽是帝臣呂善言又案自此呂下鄭說不可悉知唯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尚書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義亦出鄭此注但堯字當為舜之誤耳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注]魯論無此章今從古釋文

案鄭云魯論無此章者簡末爛脫也云今從古者如淳注漢書藝文志呂古論語有兩子張為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呂從政呂下為篇名曰從政此即在彼從政篇中也

興滅國繼絕世

案鄭注今佚然攷五經異義據此呂駁公穀譏世卿之說言國謂諸侯世謂

所重民食喪祭
案鄭注已佚書舜
典疏解此民食去謂
年穀也疑鄭義其
解孔曰重民之本
也重食民之命也鄭
不分民食為二者重
民之旨上文已備也

卿大夫鄭君亦云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則鄭解此世亦謂卿大夫與許君同

論語鄭氏義卷末

儀徵張錫瑜學

論語序

仲弓子雍夏等所撰定書以八寸策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

焉

經典敘錄曰北史儒林傳○春○論語序釋文
秋序疏○儀禮聘禮疏○邢疏

案鄭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者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是也云書以八寸策者此蓋據壁中所出古文其策之長如此禮記中庸注及儀禮聘禮注皆云策簡也聘禮疏云策是編連之稱是以左傳云南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經無此字衍文於策是其衆簡相連之名春秋序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云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者此孝經緯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孝經鉤命決六卷是也故云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者此因春秋策長二尺四寸推之易書詩禮樂皆先王之典法不當減於春秋故知其長同也云孝經謙半之者此述孝經之策

陳禮曰讀讀為減與
記禮王其減樂書減
作謙是也

所以僅長一尺二寸之意也六經皆先王典法用二尺四寸書之孝經孔子自作
謙不敢比於先王故長減其半也云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者孝經是
孔子自作策長減於六經之半論語是弟子撰定又謙不敢比於孔子則策長又
當減焉但仍減其半則長止六寸嫌於太短容字過少故減為八寸三八二十四
積三八寸為二尺四寸此長八寸於二尺四寸為三分之一是三分居一又謙於
孝經也漢書藝文志言尚書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
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聘禮疏云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傳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
字是一簡容字多少之數也然多至三十少僅八字參差若此者蓋字有大小簡
有寬狹故不同耳春秋序疏謂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續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
容數行者乃就其實言之要可互通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
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與鄭所言尺寸不同者春秋序疏云蔡邕言二尺
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是也禮記疏引此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
蓋而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二句而誤其
耳又案作序者必述其著作之始末授受之源委及已所以訓釋之旨趣經典釋
文稱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亦此序所當言今序惟佚脫故惟存其
所言撰人與策之長短而已

附論語孔子弟子目錄唐書藝文志作
論語篇目弟子

閔損字子魯人 冉耕字伯魯人 冉雍字仲魯人 冉求字子魯人 宰予字

宰子魯人 卜商字子溫國人 顓孫師字子陽城人 原憲字子魯人 高柴

字子衛人 漆雕開字子魯人 樊須字子齊人 有若魯人 公西赤字子魯

人 巫馬施字子魯人史記弟子傳集解
○又索隱○邢疏

案以上十四人論語篇中所有

顏幸字子魯人 公孫龍字子楚人 冉季字子魯人 秦祖字子秦人 漆雕

哆字子魯人 壤駟赤字子秦人 任不齊字子楚人 公良孺字子陳人 后處字子齊人

公夏首字子魯人 公肩定字子魯人 句井疆字子衛人 秦商字子魯人 顏之

僕字子魯人 縣成字子魯人 左人郢字子魯人 秦非字子魯人 顏噲字子魯

人 步叔乘字子齊人 廉潔字子衛人 叔仲會字子晉人 顏何字子魯人

邾莒字子魯人 公西蒧字子魯人史記弟子傳集
解○又索隱

案以上二十四人論語篇中所無

陳亢字子齊人 申續 澹臺滅明字子 子牢 端木賜字子

案以上四人論語篇中所有而目錄佚脫以注皆稱為弟子故據補入
言偃字子

案以上一人論語篇中所有而目錄及注俱佚脫以禮記禮運注稱為弟子故據補入

顏回字子 仲由字子 曾參字子 宓不齊字子 公冶長字子 南宮括字子

容 曾蒧字子 顏無繇字子 司馬耕字子 案以上九人論語篇中所有而目錄及注俱佚脫以傳注咸稱弟子灼然無疑必當為目錄所載故據史記補入唯公伯僚字子 子路似非弟子闕之

公皙哀字子 商瞿字子 梁鱣字子 冉孺字子 曹邴字子 伯虔字子 公祖句茲字子 顏高字子 漆雕徒父字子 商澤字子 石作蜀字子 秦冉字子 奚

容蒧字子 顏祖字子 鄭單字子 罕父黑字子 榮旿字子 蒧字子 鄭國字子 徒字子 施之常字子 原亢字子 樂歆字子 狄黑字子 孔忠字子 公西與字子 如字子

案以上二十五人論語篇中所無而目錄亦佚脫今據史記補入附後唯申黨蓋即申續故不重出總上凡七十八人

錫瑜謹案鄭君論語注十卷經典敘錄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經典敘錄云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元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生蒸鄭云扶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漢書藝文志無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閔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漢志無唯王陽名家漢志注王陽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一篇有兩子張如淳云分亮曰篇後子張問何如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此與何晏集解序合隋志謂古論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案漢書本傳但言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不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則陸言是也但此語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別無所見疑即鄭君序所云也傳有漏略不足據

或謬信近出之皇疏而以偽為真

如而原星共之及道者如斯夫注以色為鄰人也注以何為鄰四世矣注以孔為鄰凡四條又大車無輓二句注鏡穿棘端著之軌因棘端著

之樂而不注注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原思為之宰注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司空為司空也蓋之反不伐注蓋反名之側字之反君子不以紺緇飾二句注紺緇紫元之類也紅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紺緇木漆不可為衣飾紅紫革漆不可為裘服而已飾謂純緣也入大廟注為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必也正名乎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文字之誤子夏之門人問交章注子夏所云倫堂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陳禮宗廟屬並引之九合諸侯注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德元年會禮二年會費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丹錢坊陳禮並引之

九條若斯之流躋駁非一而鄭注之明載於御覽者反置闕然或引其十之一二而

遺其七八亦為疎略矣今按皇疏之偽逗漏多端而子行三軍則誰與條尤為明

顯案釋文云誰與如字皇音餘今皇疏則云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然

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是與音餘之文斷然相背其為

假託不言可知錫瑜嘗據此根尋悉其偽狀著皇疏辨偽一書論之詳具彼文茲

不復載即其所造鄭注九條中如樂而不淫注依託毛詩序與序疏所引鄭哀而

不傷句注用韓詩說者判然不同九合諸侯注九合數貫而不數葵邱與穀梁莊

二十七年疏所引釋廢疾言去貫與陽穀者葵邱以前亦殊不合其非鄭注審矣

而御覽所載注之為鄭則確有明徵焉舉直措諸枉注措猶投也云云與釋文錯

鄭本作措云投也者合一證也與其媚於奧注西南隅謂之奧與釋文與鄭云西

南隅者合二證也下注云夫竈者老婦之祭與禮器夫與者老婦之祭也注與或

作竈者合三證也始作注始作謂金奏與詩小雅雅譜疏及周禮大司樂疏所引

合四證也翕如以下之注與釋文及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合五證也未盡善也

注未盡善致太平與詩芣苢疏所引謂未致太平者合六證也片言注片言謂半

與釋文片言鄭云半也者合七證也必世而後仁注必父子相承然後天下之民

能仁也以世為父子相承與詩武疏述鄭義所云謂積世始得去殺及禮記緇衣

疏所引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云云自發難端義合八證也以仁

屬天下之民言與詩武疏述鄭義所云謂令天下盡仁者亦合九證也直躬注直

人名躬與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者合其弓作躬則傳寫妄改耳十證

也及辨便佞注便辨也辨以為佞也與公羊定四年疏約舉鄭義云辨佞辨為媚

矣者合集解引作謂佞而辨乃何氏妄改之非其原文

何氏引鄭多所刪改如告朔注則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見詩我將疏禮玉藻疏推所與注州人偁同位句見詩匪風疏不時不食注刑一日之中三時食由見喪服疏誠不以富注刑二句我

行其野之句六字見詩關雎疏諸市朝注刑大夫於朝士於市以下五句見周禮鄉士疏及魯清某為某今從古之等

悉皆不載則何所刪改者多矣十一證也樂云樂云二句注言樂不但崇此鍾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

風易俗也與集解所引禮云禮云二句注句法正同十二證也其證之眾如此則

其餘注之皆出於鄭宜若可信矣故皇疏雖明言鄭而決非鄭御覽雖不言鄭而

實為鄭而此十二條內宋翔鳳惟採樂云樂云二句注陳鱣加採子語魯大師樂

章子謂韶章注此外惟採子擊磬於衛節注而已謂非寶康發而棄周鼎之比歟
且此集注之四家余則但舉其文所注出處多誤錢陳宗乃略申其義而錢則不純鄭說陳
宗則義多浮淺陳之解九合宋之解折獄顯與鄭說相違未可云盡心於鄭也至
鄭以齊古讀正魯論之五十事說者徒以釋文求之亦多未得蓋徒據釋文所引
魯讀某為某今從古之文以為從古讀正之事而不知其所載未盡也釋文所載
者傳不習乎魯讀傳為專崔子崔為高吾未嘗無誨焉為悔五十以易學易為亦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正為誠宋翔鳳遺去此條故數為二十君子坦蕩蕩坦蕩為坦湯弁衣
裳者見弁者並弁為冕下如授授為趨瓜祭瓜為必鄉人儼儼為獻君賜生生為
牲車中不內顧無不字仍舊貫仍為仁詠而饋何仍從舊作歸饋為歸可以折獄者折為制
好行小慧慧為惠謂之躁躁為傲饋孔子豚饋為歸何用古孔注而字仍從魯作歸古之矜也康康為
賁天何言哉天為夫惡果敢而窒者窒為室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為期斯
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孔子曰不知命魯論無此章凡二十四事而已然攷可使治
其賦也釋文孔云兵賦也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是亦魯讀賦為傳鄭改從
古也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鄭本無則吾二字案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故其史
記仲尼弟子列傳多據古文所載亦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是亦鄭之改從古也

文質彬彬集解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文選文賦注引包為孔攷說文人部份
文質備也引此經作份份下重文彬云古文份肉亦鄭之改從古也後漢書馮豹
傳注引鄭注作彬彬是亦鄭之改從古也齊人歸女樂釋文鄭本作饋不言從古
然詠而歸歸孔子豚鄭皆從古作饋則此亦鄭之改從古也滔滔者集解孔曰滔
滔者周流之貌也史記孔子世家滔滔作悠悠裴駰集解引孔注亦作悠悠文選
晉紀總論注同則滔滔乃後何氏妄改耳釋文鄭本作悠悠與孔注史記同是亦
鄭之改從古也其不載者有此五文合前計之凡從古者二十九事矣又或據釋
文所載鄭本作某者以為異於張論欲以充從齊讀正之事而不知釋文所載乃
與何異何之集解不得謂為張論也何本於前二十九事中惟覺衣裳者兩字不從古作弁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三歸字不從古作饋餘二十四事皆從
古林與鄭同自外如先生然哀公問社母吾以也異乎三子者之僕吾當有直躬者子貢方人在陳絕糧衛靈公篇無父在
觀其志章八事皆鄭不從古而何改從古者也合前凡三十二事從古則何本之異於張論可知宋翔鳳以釋文言鄭本
作某者為異於張論詳說也且釋文所載亦未盡也釋文所載鄭本從古之外云鄭本同異者總凡
二十六文其哀公問社作主據左傳及公羊文二年疏皆以作主者為張包周之
本鄭注云主曰主謂社則鄭但用古義未嘗改魯論主字也何氏作社乃改從古
耳衛靈公篇有父在觀其志章注云古皆無此章則鄭但以古校之而言其無未
嘗刪魯論此章也集解無此章乃何氏改從古耳此二條皆非鄭之所正至于疾

下無病字康子問弟子上有季字子曰衛靈公之無道曰作言義以為質上有君子字此四條皆與集解別本同又為政篇錯諸枉作措攷釋文顧淵篇云錯或作措子路篇云錯本又作措蓋二字本通何本傳寫偶殊非關鄭之為異總上七條俱不當入讀正之數由此而言則鄭本異字惟而衆星共之作拱先生饌作餽十世可知也作可知無適也作敵子之燕居作宴空空如也作恫恫毋吾以也作已因之以饑饉作飢三子者之撰作僎年饑作飢子之迂也作于吾黨有直躬者作弓子貢方人作謗邱何栖栖者與作邱何是在陳絕糧作糗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作封惡微以為知者作絞朱張作侏廢中權作發十九事而已然古之賢人也據公羊哀三年疏鄭本人作仁裨謀草創之據羣經音辨鄭本裨作卑其不載者有此二事合前十九事為二十一事更合前從古二十九事計之適合五十之數矣然此二十二事其果為從齊讀正與否亦不可必知也

臧輔堂陳繩等又多以鄭之異字為從魯亦皆臆測無明據也

錫瑜自道光丙午之歲始有志於蒐輯其諸家之所已引者必檢對以求其信否所未引者必審察以辨其是非又為之疏通其大義其有鄭

宋翔鳳推從齊所讀二十七事謬漏不可悉詰今亦不從盡較檢對自可見也

注已亡而經疏約舉鄭義及他經義可以互通者亦具載之而近儒經說之合者附焉歷歲序七周崖略粗具未及繕寫成帙而遭粵匪之難母妻子女殉節城中孑然一身漂泊無所舊稿零落十已二三屢思補綴成編以竟前志而悲傷感憤疾患連年作輟無常未能卒業今歲家居教授乃慨然發憤竟殫半年之力以成之凡得三百七十五條名之曰論語鄭氏義其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亦隋唐志所載而後佚之者陳鱣宋翔鳳並有集本以附於此書之末今亦仍之而或附益焉惟是見聞寡陋書籍散亡僻處一隅無所質問卦漏不免謬謬滋多所望博雅君子教而正之云爾

咸豐七年歲次彊圉大荒落屬相圍且月

庚辰朔

甲子日儀徵張錫瑜石甫氏編訖自識







